



良心茶遊記

褪去喧囂享平靜

奔子欄的佛教文化底蘊深厚、氛圍濃厚，一個鎮的境內有藏區的兩大著名寺院：噶丹·東竹林寺和書松尼姑寺。從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出發，沿滇藏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駛在過往的茶馬古道，馬鈴聲恍如隔世卻又宛若耳邊。歲月或許已經抹掉了茶馬古道的部分痕跡，但親身行進到這裏時會發現，不管我們在或者不在，茶馬古道其實一直都在那裏，不悲不喜。行駛約100多公里，翻過白馬雪山山口，車子在蒼茫的山巒之間穿行，頭頂如棉被般的雲層漸漸化開，變成半臂薄紗。突然一座巍峨壯觀的寺廟出現在群山之中的山坡懸崖之上。遠遠望去，白牆金頂，褐窗赤土，平頂樓房鱗次櫛比，在灰黑的大山之中顯得格外醒目。這就是號稱與獨克宗古城噶丹·松贊林寺齊名的噶丹·東竹林寺。這是在德欽縣奔子欄鎮的書松村境內。書松村在白馬雪山和金沙江之間，附近有梅里雪山、白馬雪山和瀾滄江大峽谷等景區，自然文化景觀極具特色。由於東竹林寺地處白馬雪山背風凹處金沙江河谷延伸部分，雖然海拔高達3,000米，但「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傳說很久以前有一位高僧雲遊至這塊風水寶地，看上了這裏如金字塔般形狀的大山，認為那是神的化身，所以在此地立廟奉祀。當地信眾據此認為東竹林寺是滇西最早的藏傳佛教發源地。一千多年以來，東竹林寺和奔子欄土司聯袂治理着金沙江沿岸的這個區域，演繹着璀璨的歷史文化。

東竹林寺始建於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原名「沖沖措崗寺」，意為仙鶴湖畔之寺，初建為藏傳佛教噶舉派寺院，建寺初期僅有僧侶16人。1674年，「沖沖措崗寺」參加了噶舉派舉行的反對格魯派的運動。運動被鎮壓後，五世達賴喇嘛洛桑嘉措命德欽的三座噶舉派大寺改宗格魯派。「沖沖措崗寺」與7個小寺合併，被五世達賴賜名為「噶丹·東竹林寺」，意為成就「二利」（利己利人）之寺。後來東竹林寺又得到朝廷恩准，每年為皇上舉行祝壽法會一次，享受皇糧大米100畝。清朝皇帝不僅在財經、供應等方面給予照顧，還賞賜象徵某種特權的招帖、匾額和封誥。五世達賴還從理塘派來洛珠活佛任住持，使寺院威望漸高。寺院經多次維修、擴建，五世達賴時期已有可容2,000多僧人跌坐誦經的鍍金銅瓦大殿。至清末發展到住寺僧

侶700多人，活佛10人，成為康區「十三林」大寺之一，也是德欽縣境內格魯派三大寺中規模最大的寺院，號稱「康南名剎」。

東竹林寺在文革中被毀，1985年在迪慶州和德欽縣政府資助下重建，寺址由書松村西南方約3公里的山腰遷至村東南面。重建後的東竹林寺，整體布局和松贊林寺一樣，建築群依山勢疊疊而上，布局合理，井然有序。遠遠望去，藏式平頂房鱗次櫛比，赫赫排列，褐窗密布，宛若一座城鎮。寺院建築群主要由正中的大經堂和周圍環繞的一圈僧舍構成。位居中央的大經堂為四層土木結構建築，82根合抱大柱成網狀密布，輝煌莊嚴。僧舍拱衛四周，底層是全寺喇嘛誦經之處，有強烈的立體感和凝聚力。大殿正面供奉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及其弟子達瑪仁清和一世班禪克珠傑像（俗稱「師徒三尊」），兩側是釋迦牟尼、觀世音、文殊、度母、普賢等佛和菩薩像。第二、三層分別為經堂、佛殿，以及堪布（掌教）唸經和起居的靜室。各層內外都裝潢富麗，彩繪紛呈，加上宗教藝術瑰寶——雕塑、唐卡、壁畫的裝點，更顯得金碧輝煌，氣氛莊嚴肅穆。

二樓新塑的強巴佛高6.8米，頭部直到第三層，臉形豐滿，形象逼真。覺臥拉康（釋迦牟尼佛殿）的佛像高約10.5米，銅質鑲金，佛冠及前胸綴滿珍珠寶石，這是拉薩色拉寺所贈。有一尊金身像缺了一隻耳朵，據僧人介紹，「文革」期間寺裏一位老喇嘛把這尊金像背到山洞裏藏起來，金身佛像雖躲過一劫，但一隻耳朵卻在山洞中被老鼠咬掉了。真是在劫難逃！

東竹林寺被稱為是金沙江干熱河谷裏的一座博物館。寺內收藏並可供人瞻仰的藏族文物及佛教藝術珍品多不勝數。各色唐卡、刺繡、經書、佛像、度母像等，都是平時難得一見的珍品。鎮寺之寶是主殿三層經堂內的「立體壇城」。三座珍貴的「立體壇城」分別是密集金剛、喜樂金剛和大威德金剛的壇場。壇城上鑲嵌有天珠、瑪瑙、紅綠松石等珍寶，是康藏地區唯一的立體壇城。

二層平時緊鎖着的小經堂裏有兩幅唐卡特別重要，據帶領參觀的僧人莊重地說，這兩幅很神秘的唐卡已有幾百年歷史，唐卡上面有宗喀巴大師的鼻血，所以特別珍貴。一般人是不能碰它們的，更不能掀開看，否則不是莫名其妙地死掉就



噶丹·東竹林寺 作者供圖

是變瘋。從前有個導遊悄悄掀開了一角，結果大殿的坐墊全都自己翻了個兒。還有一個僧人偷偷打開看了一眼，走出寺院沒多久就瘋了。

東竹林寺還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文物是覺沃佛像。覺沃佛，也稱覺悟佛，是佛祖釋迦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說起覺沃佛像，還有一個漢藏友誼的歷史故事。據說唐朝文成公主出嫁西藏松贊干布前，請求唐太宗將供在長安皇家寺院開元寺的國寶——印度國王贈送的釋迦牟尼佛12歲等身像帶到吐蕃。這尊釋迦等身像，就是現今供奉在拉薩大昭寺的覺沃佛像。釋迦等身像被文成公主帶去吐蕃後，他的蓮花座卻留在了開元寺內。而在文成公主出嫁前，藏王松贊干布派大臣噶爾東贊到長安向唐朝求親，帶了一尊用六公斤黃金塑造的綠度母像獻給太宗皇帝。唐太宗見到這尊面帶微笑、婀娜多姿的綠度母坐像時，心生歡喜，立刻下旨供奉在當時最大的皇家寺院——開元寺內。後來唐太宗到開元寺禮佛，看到空着的釋迦蓮花座，正尋思再在上面供哪尊佛像好。寺內供奉的綠度母聖像開口說話：「皇上不必供奉其他佛像，就由我來代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吧。」於是，寺院就將這尊綠度母像供奉在了原釋尊的蓮花座上。綠度母聖像能夠開口說話，聲名迅速傳遍神州大地，前來朝拜者絡繹不絕。

與松贊林寺相比，東竹林寺的規模不大，遊客或信眾也並不多。如此反倒讓古寺增加了幾許清幽的味道。走近東竹林寺，肅靜莊嚴的氣息撲面而來。心靈靈去了喧囂，浮躁慢慢消散，變得平靜而安寧。俗話說佛門清淨，但現在的佛門卻是大多紅塵滾滾，像東竹林寺這樣有文化底蘊的幽靜之處自然少有人青睞。常規的香格里拉旅行線路，很少推薦東竹林寺，因為這裏實缺少商業和打卡消費之客。但當地藏胞卻極力推薦這塊寶地，因為在他們心中，這裏比網紅打卡之處價值更高，地位也更加尊崇。在這裏古老的石板路上，前來參拜的每個藏民臉上都顯現出無比的虔誠，他們深信這裏隱藏着數百年的佛陀故事與信仰，也堅信這裏隱含着他們美好的祈願。

豆棚閒話

◆ 管淑平

霧凇迷人

清早，下了大霧，目之所及，不過數十米。等霧散去，卻看到一幅奇妙的景致：松樹的松針，凝結了霧凇。松針，晶瑩剔透，棱角分明；枝條上也鑲嵌着一層層，宛如一枝枝白玉雕琢的工藝品。

突然，寒風肆起，松枝連同松針也隨風搖曳。那些針腳，在風裏更迷人了。不知是誰將這一串閃耀的星河掛在了挺拔的松樹上的？是風，是雪，是冰，還是驟然襲來的寒潮呢？

裹了件笨重的冬裝，於是，我向着那松樹走去。

呀，這真是霧凇！是張岱詩句裏「霧凇沆瑤，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的霧凇。對於從小生活在南方的我來說，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冰清玉潔又頗為盛大的場景。

原本青翠的松針，在這冰天雪地裏，竟然成了一枚枚冰雪銀針。那些像水晶一樣的冰晶，幾乎嚴絲合縫地覆蓋了每一枚松針。冰晶走過的距離，大抵就是松針曾突破與迸進的歷程。

但那些松針仍有氣息，並未真正地與這世界告別。取下一枚松針，放置手心，不久，冰雪在我手心融化，那一枚細細的線，又再次顯露出來。

倘若只是零散的幾枚松針，或者只約略地覆蓋一根枝杈，那麼就不能稱為是霧凇了。霧凇，是以冷艷動人的。一棵棵樹，一株株枝幹，一枚枚針腳，都被凝結成了這剔透的小冰晶。

冰雪的力量，是無形的。雪悄悄而來，魔法一施，人間大地，頓時變了模樣。眼前的這一樹樹的星星點點，全是冰雪的孕育。

冰雪，是冬天的內涵。寒風凜冽，雪花紛飛，整個世界白茫茫一大片。但冬天的美，不僅僅只有銀白的雪景，更有霧凇的浪漫。這種浪漫，帶着一種沉靜、堅韌與希望的美。

同樣的寒冬，也有着不同的生機。梅花傲然挺立，散發着淡淡的香氣，雪與梅交相映輝，構成了一幅絕佳的冬日畫卷。寒冷與冰雪，似乎又是一種保護，動物們忙着冬眠，農田種的冬小麥，有了一個很好的庇護。人們在這雪天，有了空閒的時間。新的一年，又帶着希望前進。

白雪如銀，霧凇高掛，冰絲垂懸，霜花似玉，就連口中呼出的熱氣，在這樣的冰雪世界裏，也瞬間化作了一團迷霧，雲蒸霧騰，撲朔迷離。原本喧囂的世界，在這樣的雪天，也安分了很多。面對眼前的冰雪霧凇美景，也只有安靜與欣賞，才是最好的珍惜。

新年初始，我願對着這霧中霜雪，枝上霧凇，許下一個樸素的新年願望：新的一年，歲月靜好，國泰民安！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甲辰吟
施學概（伯天）鞠躬

騰龍曲，
天地立璇璣。
世路溫馨觀麗景，
人生飄灑覽瑰巍。
新日見光輝。

尋根底，
樹德氣神魁。
追夢長征心致一，
齊朝修德道同歸。
傳意播芳菲。

癸卯年十一月二十
2024年1月1日

來鴻

恩施土家女兒會

◆ 劉益善

作為一個湖北人，且多次到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問起女兒會，我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只知道恩施市辦了本內部文藝雜誌叫《女兒會》，前幾年該雜誌向我約稿，發了我一篇小文章與我在恩施向一群土家小學生學跳擺手舞的照片。

那年我隨《十月》雜誌組織的作家詩人到恩施采風，8月18日即農曆七月十二參加了恩施市舉辦的女兒會，我才真正了解恩施土家女兒會的內涵及其文化意義。女兒會是居住在武陵山脈高山地區土家族的一種民俗，土家人對男女相約稱作「會」，結婚叫「過喜會」。女兒會即年輕女子相約，其主體是土家女兒，她們以自己的意志為中心選擇決定自己的婚戀對象。這無疑比漢民族幾千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腐朽觀念來得自由，是土家族遠古時代母系社會的一種遺風。

石灰窯和大山頂是恩施市東南和西北邊遠高寒地區兩個鄉鎮，平均海拔在1,800米以上，兩地出產名貴中藥材當歸和黨參，被稱作「藥王之鄉」。每年農曆五月初三、七月初九、七月十二，除恩施州各縣鄉鎮的男女外，尚有湘西、宜昌、江漢平原和重慶奉節等地的商人前來，趕女兒會，也採購藥材。這幾天，兩個鄉鎮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土家女兒壓斷街，那真是盛大的節日啊。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男女青年，對唱山歌；是在尋找意中人，也是在進行商賈活動。女子看中的男子，用山歌去招呼他，兩人對歌對擺，婚戀也就成功了；男子看中女子，去買女子的山貨，如果女子看不上，會開高價，要是女子願意，會出一個很低的價。買賣談成了，兩人也走到一起去了。當然那些借女兒會做生意的，也能真正地做成一筆筆交易；也有雙管齊下的商人，得了個人與物雙豐收。大山裏，集市邊，男女相攜；樹林中，石坡下，小溪旁，唱情歌說情話做情事，都是合理合法的。石灰窯和大山頂，是恩施土家女兒會的原生地，歷史久，名聲遠，也最具原汁原味。女兒會是恩施土家族的情人節。至於有人說女兒會是「野老公會」、「風流會」，則是不了解土家族文化的粗鄙與妖魔化的說法。

除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十年外，女兒會年年都在舉辦，也不需要什麼人去組織操作，民俗學家甚至稱女兒會是土家人生命的節日。1995年農曆七月，恩施市政府首次將女兒會搬進城市，從此，每年農曆七月十二恩施城區及風景區都舉辦女兒會，賦予女兒會新的內容：給土家族男女創造認識交往談情說愛的空間，促進女兒會的傳承；舉行土家文化演出和娛樂活動，達到招商引資推進經濟發展的目的。恩施土家女兒會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湖北省重要的文化品牌。

我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詩人參加的女兒會，是搬進城市的新版女兒會。天氣晴朗，暑氣或許是被大山擋住，恩施城裏不熱。美麗的清江蕩着碧波穿過山城，清江兩岸林木鬱蔥，平坦的水泥路傍依林帶而延伸，林蔭下石椅錯落，恩施人稱清江兩岸為親水走廊，今年的女兒會在親水走廊舉行。

我們沿清江北岸進入一個寫有「女兒會」的高大門廊，立即就融進了人流和一種氛圍中。我感覺自己置身在一種愛意的溫暖裏，年輕一截。林木中的石凳上，坐着一對對身着土家服裝的男女，音樂聲在清江兩岸悠揚，路邊，有擺攤子賣各種山貨和工藝品的，有演出的一隊隊土家妹子唱山歌，有電子琴伴奏。唱完一曲後，有遊人提議唱《六口茶》，於是一群妹子張口就來：「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有恁多話……」

我們順着親水走廊往前走，看到路左邊有一排廣告牌，上面貼滿了小紙片，湊上去看，那是一個個名字，提供男女個人信息。廣告牌的對面林木中，擺滿了桌椅，有戴紅帽子的志願者接待求婚的男女，幫他們填寫小紙片，然後再貼上廣告牌。親水走廊約三四里路長，走完親水走廊，我們通過一座風雨橋，從北岸到南岸。風雨橋寬近30米，長約300米，頂蓋離橋面十多米高，空間顯得闊大。如果說土家男女相親活動在親水走廊，那麼風雨橋就是商賈活動場所了，這裏是一個巨大的集貿市場。風雨橋上擺滿了攤位，各種山貨及現代商品齊全，那品種可謂土洋齊備城鄉結合，不說琳琅滿目但也可說滿眼明麗。討價還價聲，吵吵嚷嚷聲，不絕於耳，男女老幼，人是出奇的多。看那些山貨，新鮮水靈，各種時新水果蔬菜，碧綠紅艷，煞是愛人。我看了那綠葉中包着的玉米粑粑，正欲品嚐，卻被行人裹挾着離開。我們一群人好不容易穿過風雨橋，到達清江南岸。南岸的親水走廊我們沒再走了，時已中午，我們登車回酒店，結束了女兒會的觀摩活動。

發源於久遠年代的一項民俗活動，規範於盛世之年，恩施土家女兒會，蘊含了一個民族的追求與理想，土家女兒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尋找，使這項民俗活動閃耀着民主和自由的光芒。如果說早年在石灰窯和大山頂舉行的女兒會，多了一些野性與原始，而搬到城市裏來的女兒會，則多了一些理性與現代。參加了城市新版的女兒會，我領略了她的熱鬧和傳統，但我真的還想去參加石灰窯和大山頂的女兒會，那種原汁原味會讓我像飲了土家的包穀酒一般，醉得一個痛快。

浮城誌

◆ 梁鴻鷹

在默默堅守中收穫

《童年的酸鼻子樹》將由四川師範大學出版社和成都時代出版社聯合再版，鄉梓之誼，感恩回饋，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情。

散文集的作者羅大佺是一位有堅守的優秀作家。他從小珍愛文學，敬畏文學，無論是在當農民的歲月裏，還是參加工作後，都堅持創作，筆耕不輟，在散文、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兒童文學等方面獲得了諸多可喜的成果。他的創作多着筆邊事，人間情，關注小人物，情真意切，風格平易，卻不乏韻味和感人的力量。

不少作家都寫過童年，這是文學創作的一個豐沛源泉，《童年的酸鼻子樹》作為一部鄉土散文集，以動人筆觸，描繪川西南農村民俗風情和兒童生活，寫自己成長經歷，樸實無華，傳揚優良家風，感人至深。整部作品以真誠為底色，有着豐厚內涵和人文情懷，體現了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作品對人性中善與愛的表達，更深具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在漫漫人生之路上，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充滿着挑戰和抗爭的故事，而那些生活的強者，總能以自己的方式對抗生活的困苦，不懈尋的找希望之光。這部散文集裏的作品寫的都是大佺非常熟悉的山區農村，記錄的是曾經發生在小孩子身上有趣的事情，我們發現，那些童年的生活，那些家風家教，那些親情和故土，那些鄉村孩子的生活狀態和情感世界，在這部書裏無不細細的描述。羅大佺以沉靜而有力的文字，真實展現了鄉村的困境以及人們的堅韌，展示了人性的光輝，文字發人深省，又充滿希望和溫暖。作為文學作品，這些都是很成功的。

該書2018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後，一年之內就印刷了3次，說明很受歡迎和認可。這次交由他的家鄉兩家出版社共同再版，我相信同樣會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紙短筆長，謹祝大佺身筆雙健，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收穫更多果實。

詩詞偶拾

遠方

而一但流
才知家鄉
一幅清晰的
掛滿的晶瑩
是思念家鄉
而滴下的淚珠

那碧綠的
一輪最亮的
才知家鄉
而一但流
才知家鄉
一幅清晰的
掛滿的晶瑩
是思念家鄉
而滴下的淚珠

充滿了神秘
故土的人來
對那些沒
遠方

羅大佺